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庄

子

庄子著
韩维志译评



国文珍品文库

→ 庄子

国
文
珍
品
文
库

庄子

● ● 庄子
韩维志 著
译评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庄子/韩维志译评. 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01. 7(2003. 4重印)

(国文珍品文库)

ISBN 7-80626-674-7

I. 庄... II. 韩... III. 庄子-译文 IV. B223.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27008 号

Zhuangzi

庄 子

韩维志 译评

责任编辑:王尔立

封面设计:李岩冰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)
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6 开本 5.5 印张 2 插页 110 千字
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3 次印刷
定价:7.60 元

ISBN 7-80626-674-7/I·163

前 言

庄子是战国初年人，是先秦道家学派继老子之后影响后世最大的人物。他是宋国蒙（在今河南省商丘县的东北）人，曾作过漆园吏的小官，但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他不肯用学问换荣华富贵，一生自甘淡泊，安贫乐道。据《庄子》本书，当梁惠王召见他的时候，他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，用麻绳当鞋带，就这样去见梁惠王。梁惠王很同情他的贫困，庄子对他说：“人有道而不能施行，那才是潦倒。衣服破了，鞋带掉了，谈不上潦倒，只是穷罢了。何况我生在乱世，国君昏乱，相国乱搞，那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把梁惠王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有把他请走。

他穷得常常吃不上饭。有一次，实在饿得受不住，去向监河侯借米。监河侯借故推托，庄子于是又讲了一个“涸辙之鲋”的寓言来讽刺监河侯。

他对当时的国王和大臣都看不上，但他却有一个真心的好朋友惠施，《庄子》一书中随处可见二人辩论斗嘴的场面。辩论归辩论，二人私交极好，后来惠施死了，当庄子经过他的坟墓时，还伤感地对随行人员讲了一个“运斤（斧头）成风”的寓言，说自从惠子一死，自己再也找不到辩论的对手了，很寂寞。

庄子穷了一生，却也快活自在地过了一生，他死之后，留下了一部不朽的浪漫主义巨著——《庄子》。这部书对后世的读书人影响极大，其成就，在先秦诸子著作中，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名。

今本的《庄子》分为内篇、外篇、杂篇三大部分。内篇共

七篇，一般认为是庄子自己写的；外篇共十五篇，杂篇共十一篇，一般认为是他的学生或他的后学写的。总的来看，内篇无论是在思想深度上，还是在文笔的雄奇瑰丽上，都代表了庄子的最高成就，是全书的精华部分。这一部分的文章，都是议论和比喻交错使用，而纯议论很少，主要是由趣味性强的寓言故事构成，篇与篇之间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有机体。

外篇和杂篇，一般是以篇首的两个字为篇名。篇与篇之间，甚至一篇内的各节之间，很少有组织与条理，因而一般称之为“杂纂”。

庄子的思想很复杂，不容易用几句话谈清楚。大体而言，他思想的主体有：

相信宇宙和人生存在着一种自然的法则，即“道”。“道”主宰一切，人应该顺应它，不该违逆它；顺应它是正确的，违逆它就会造成灾难。他主张人应该逍遥自在，离弃形骸之累，抛弃智慧巧诈，不依恃他人，不求于他人，安贫乐道，认为这样的人生才是理想的人生。他主张人要顺应天道的变化，要自适其适，不勉强别人与自己一样，也反对别人把他的意愿强加给自己，他认为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（《齐物论》篇），要各自享受自己的快乐，逍遥自在，无思无虑地生活。

庄子相信人的本性是天然的，是好的。他反对儒家的仁义教化，认为这些外在的施加物会改变人的天性，会造成人性变恶。在外篇的《马蹄篇》中，他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是：

至德之世，其行填填，其视颠颠。当是时也，山无蹊隧，泽无舟梁，万物群生，连属其乡。禽兽成群，草木遂长。是故禽兽可系羈而游，鸟雀之巢可攀援而窥。夫至德之世，同与禽兽居，族与万物并，恶乎知君子小人哉？同乎无知，其德不离；同乎无欲，是谓素朴。素朴而民性得矣！

可见,他的“至德之世”,是一个人与万物和谐共处,无知无欲,纯真素朴的社会,这近似于原始社会状态了。因此,他最反对人为的规定干涉,他追求的是“逍遥游”,即绝对的个人自由,真正的万物平等!

关于庄子的文章,汉代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评价说:“……皆空语无事实。然善属书离辞,指事类情,用剝剥儒墨,虽当世宿学,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。”可谓切中肯綮。后人之所以喜爱《庄子》,除了爱它的思想外,更主要的原因便在于《庄子》一书的文章。明代的胡应麟说:“庄周文章绝奇,而理致玄妙,读之未有不手舞足蹈,心旷神怡者!”不知读者读后是否也会有这样的反应?

《庄子》书出之后,很快就有人为它作注,但现在流传最广、名声最大的则是西晋郭象的注解。郭象剔出了一些他认为是伪造的文章,努力发掘《庄子》一书的义理,取得了很大的成就,因此盛行于世,称为“郭注”。另外一个注《庄子》的大师是唐代的成玄英,他作《庄子疏》,在郭象注释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庄子的义理,他多引用佛书来附会庄子,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。

这本《庄子选译》,因篇幅所限,所以一般不全文照录,而是尽量选取最能代表《庄子》思想特色与文学特色的篇目与章节。

译文尽量与原文同步对译,但有时对译不能让读者明白原文意思时,笔者就适当地多加一点串解文字,但并不多。总之,译文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直接了解原文。

评点部分,笔者主要为读者解释一下各章节的大意,及其蕴含的哲理意义。评点是为了读者更好地理解《庄子》原文,所以当繁则繁,当简则简。

因笔者水平所限,一定会有很多不足之处,还祈请方家见谅,在下次修订时,我会充分吸纳各位的指教,力争让本书更通俗,更精密。

编者

2001年4月1日

目 录

内 篇

逍 遥 游	1
齐 物 论	9
养 生 主	15
人 世 间	20
德 充 符	29
大 宗 师	36
应 帝 王	44

外 篇

骈 拇	52
马 蹄	55
胠 篋	57
在 宥	61
天 地	66
天 道	74
天 运	80
秋 水	86
至 乐	93
达 生	96
山 木	104
田 子 方	111
知 北 游	117

杂 篇

徐 无 鬼	121
则 阳	124
外 物	128
寓 言	137
让 王	141

说	剑		154
渔	父		159
列	御 寇		163

内 篇

逍 遥 游

一

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，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，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，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

《齐谐》者，志怪者也。《谐》之言曰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

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，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；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

蜩与鸪笑之曰：“我决起而飞，抢榆枋，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，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？”适莽苍者，三飡而反，腹犹果然；适百里者，宿舂粮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之二虫又何知！

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；上古有

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

汤之问棘也是已。汤问棘曰：“上下四方有极乎？”棘曰：“无极之外，复无极也。穷发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太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‘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，而彼且奚适也？’”此小大之辩也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乡，德合一君，而征一国者，其自视也亦若此矣。而宋荣子犹然笑之。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内外之分，辩乎荣辱之境，斯已矣。彼其于世，未数数然也。虽然，犹有未树也。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反。彼于致福者，未数数然也。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？故曰：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”

【译文】

北海有一种鱼，它的名字叫鲲。鲲极其巨大，没人知道它有几千里长。鲲化为鸟，名字就叫鹏。鹏的背，不知道有几千里，它奋起飞翔，翅膀就像天边的浮云。这只大鸟，每当海动风起时就向南海迁徙，那南海，就是天然大池。

《齐谐》这部书，专记怪异之事。《齐谐》记载道：“当大鹏向南海迁徙时，激起的水花高达三千里，它用翅膀拍击旋风而直上九万里的高空。它是乘着六月大风而飞去的。”野马一般的游气，飞扬的浮尘，以及活动的生物被风吹而飘动。天气苍茫，那是它的本色吗？它的高远难道是没有穷极的吗？当大鹏往下看时，看到的，也就是这样的光景罢。

水，如果积聚不够深，那么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负载大

船。倒一杯水在堂前的洼地上，那么，放一棵小草就可当作船；放上一个杯子可就胶着住了，这是因为水浅而船大啊。风的强度如果不大，那么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承负巨大的翅膀。所以大鹏高飞九万里，那风就在它的下面了，然后才乘着风力，背负青天而没有阻碍，然后再飞往南海。

蝉和小斑鸠讥笑大鹏，说：“我尽全力而飞，碰到榆树和檀树就停下来，有的时候飞不上去，就投落到地面上，何苦非要飞九万里而往南海去呢？”到郊野去的人，只带三餐粮食而当天回来，肚子还饱饱的；到百里路远的地方去，要准备一宿的粮食；到千里路远的地方去，就要预备三个月的粮食。这两只小小的虫鸟又怎么明白呢？

小智慧不能够了解大智慧，短寿者不能了解长寿者。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？早晨生夜晚死的小虫不知道一个月的时光；春生夏死、夏生秋死的蝉不知道一年的时光，这些就是“小年”。楚国南边有一只神灵的大龟，以五百年为一个春季，五百年为一个秋季；上古时代有一株大椿树，则以八千年为一个春季，八千年为一个秋季，这就是“大年”。彭祖到现在还以长寿著名于世，寻常人与他相比，岂不是可悲叹的吗？

汤问棘也是如此。汤问棘说：“上下四方有极限吗？”棘回答说：“无极之外，又是无极！在不毛之地的北方，有一个广漠无涯的大海，就是‘天池’，那里有一类鱼，其宽度有几千里，没人知道它有多长，它的名字叫做鲲。有种鸟，名叫鹏，鹏的背像泰山，翅膀像天边的云。它乘着旋风而直上九万里高空，超绝云气，背负青天，然后向南飞翔，而达南海。小泽中的麻雀笑话它说：‘它要去哪儿呢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几丈就落下来，在蓬蒿丛中飞来飞去，这也是尽了飞翔的极致了。而它究竟要飞到哪里去呢？’”这就是小和大的分别。

有些人，才智能胜任一官的职守，品行能随顺一乡的俗情，德性足以投合一君的心意而取得一国的信任，他们就自鸣得意，其行为就像小麻雀一样。而宋荣子禁不住嗤笑他们。宋荣子能够做到整个世界都夸赞他却并不奋勉，整个

世界都非毁他却不感到沮丧。他能够认清内我与外我的分际,辨别光荣和耻辱的界限。如此而已!他对世俗的荣誉并不汲汲追求,即便这样,他还是有未曾树立的。列子驾风游行,轻巧极了!过了十五天而后回来。他对于求福的事,并未孜孜以求。这样,虽然可以免于步行,但毕竟仍有可依托。如果能循顺自然的规律,而把握六气的变化,以游于无穷的境域,他还有什么要依赖的呢!所以说。至人无己,神人无功,圣人无名。

二

尧让天下于许由,曰:“日月出矣,而燭火不息,其于光也,不亦难乎?时雨降矣,而犹浸灌,其于泽也,不亦劳乎?夫子立而天下治,而我犹尸之,吾自视缺然,请致天下。”

许由曰:“子治天下,天下既已治也,而我犹代子,吾将为名乎?名者,实之宾也,吾将为宾乎?鹪鹩巢于深林,不过一枝;偃鼠饮河,不过满腹。归休乎君,予无所用天下为。庖人虽不治庖,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”

肩吾问于连叔曰:“吾闻言于接舆,大而无当,往而不返。吾惊怖其言,犹河汉而无极也,大有径庭,不近人情焉。”

连叔曰:“其言谓何哉?”

曰:“藐姑射之山,有神人居焉,肌肤若冰雪,淖约若处子;不食五谷,吸风饮露;乘云气,御飞龙,而游乎四海之外,其神凝,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”

连叔曰:“然。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,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。岂唯形骸有聋盲哉,夫知亦有之。是其言也,犹时女也。之人也,之德也,将磅礴

万物以为一，世蕲乎乱，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？之人也，物莫之伤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，土山焦而不热。是其尘垢粃糠，将犹陶铸尧、舜者也，孰肯以物为事？”

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，越人断发文身，无所用之。尧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内之政，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阳，窅然丧其天下焉。

【译文】

尧把天下让给许由，说：“太阳月亮都出来了，而烛火仍不熄灭，要和日月争光，不是很难吗？及时的甘霖都降下来了，却还在挑水灌溉，对于已经润泽的禾苗，这不是徒劳吗？先生一旦在帝位，天下便能安定，而我还占着这个位子，我自觉惭愧，请允许我把天下让给您吧！”许由回答说：“你治理天下，天下已经安定了，而我还来代替你，我是为名声吗？名声是事实的宾位，我是为着求宾位吗？小鸟在深茂的林中筑巢，所需不过一根树枝；偃鼠到大河饮水，所需不过满腹。您请回吧！我要天下干什么呢？厨子虽然不下灶，主祭者也不越位去代他来烹调！”

肩吾问连叔：“我听接舆这个人谈话，大而不当，一说不回头。我惊骇于他的话，就像天河一样漫无边际；高深莫测，不合世情。”连叔问：“他说了些什么呢？”肩吾说：“他说：‘在遥远的姑射山上，住着一位神人，他的肌肤像冰雪一样洁白；容态像处女一样柔顺；不吃五谷，只是吸清风吸露水；乘着云气，驾着飞龙，而遨游于四海之外。他的精神凝聚，使物不受伤害，使谷物成熟。’我认为这都是胡言乱语，不可以相信。”连叔说：“当然啰！‘无法和瞎子共同欣赏文彩的美丽，无法和聋子共同辨听钟鼓的乐声。岂只是形骸有聋有盲，心智也有的啊！’——这些话，说的就是你呀！那个神人，他的德量，广被万物而合于一体，人世喜爱纷扰，他怎么肯劳劳碌碌地去管这些世间的俗务呢？这种人，外物伤害

不了他，滔天的洪水淹不死他，能使金石熔化、土山枯焦的大旱也不会令他感到热。他的尘垢秕糠，也可以造成尧舜，他又怎会纷纷扰扰地以俗事为务呢？”

宋国人到越国去贩卖帽子。越人习惯于剪去头发，身刺花纹，因而用不着它。尧治理天下的人，安定海内的政事，去遥远的姑射山，在汾水的北边，拜见四位得道之士，不禁茫然忘掉他的帝位。

三

惠子谓庄子曰：“魏王贻我大瓠之种，我树之成而实五石，以盛水浆，其坚不能自举也，剖之以为瓢，则瓠落无所容。非不呶然大也，吾为其无用而掊之。”

庄子曰：“夫子固拙于用大矣。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，世世以泝澠絛为事。客闻之，请买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谋曰：‘我世世为泝澠絛，不过数金。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请与之。’客得之，以说吴王。越有难，吴王使之将。冬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龟手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于泝澠絛，则所用之异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，而忧其瓠落无所容？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！”

惠子〔谓庄子〕曰：“吾有大树，人谓之樗。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，立之途，匠者不顾。今子之言，大而无用，众所同去也。”

庄子曰：“子独不见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，东西跳梁，不避高下，中于机辟，死于罔罟。今夫斄牛，其大若垂天之云，此能为大矣，而不能执鼠。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

乡，广莫之野，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。不夭斤斧，物无害者，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！”

【译文】

惠子对庄子说：“魏王送我一颗大葫芦的种子，我种植成长而结出果实足有五石大；用它来盛水，它的坚固程度却不能胜任；把它剖开做成瓢吧，又大得无处可放。它不是不大，但我认为它没有用处，于是就把它打碎了。”庄子说：“你真是不善于使用大的东西呀！有个宋国人善于制造使手不龟裂的药物，他家世代都以漂洗丝絮为业。有一个客人听说了，愿意出百金收买他的药方。他于是聚合全家商量说：‘我家世代代漂洗丝絮，只得到很少的钱，现在一旦卖掉这药方，就可得百金，那就卖给他罢！’客人得到药方，便去游说吴王。这时越国犯边，吴王便派他将兵，冬天和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。吴王于是割地封赏他。同样是一个不龟裂手的药方，有的人靠它得到封赏，有的人却只是用来漂洗丝絮，这就是使用方法的不同！现在，你有五石容量的葫芦，为什么不系在腰上作腰舟，而浮游于江湖之上，反而愁它太大无处可容呢？可见你的心还不开窍啊！”

惠子对庄子说：“我有一棵大树，人家都叫它做‘樗’。它的树干木瘤盘结，不合于绳墨，它的小枝弯弯曲曲不合规矩，生长在道边，匠人看也不看它。现在你的言论，大而无用，大家都抛弃！”庄子说：“你没有看见猫和黄鼠狼吗？卑伏着身子，等待出游的小动物；东跳西蹦，不避高低，就为了能抓住小动物。可往往踏中机关，或死在网罗之中。再看看那犛牛吧，它身子庞大，犹如天际的云，虽然不能捉到老鼠，但它的能力可大了。现在你有这么一棵大树，还愁它没用处。为什么不把它种在虚无荒寂的乡土，广漠的旷野，你可以自由地徘徊在树旁，自在地躺在树下。不用担心遭受斧头的砍伐，也不用担心什么东西来侵害。无所可用，又有什么祸害呢？！”

【评点】

《逍遥游》是《庄子》最重要的篇章之一。“逍遥”就是自

由自在，“游”是遨游。“逍遥游”即是自由自在地遨游。这篇文章，体现了庄子鄙视世俗、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思想观点。

文章开头奇特，通过对大鹏逍遥游的夸张描写，赞美了大鹏的壮游和志向，同时又对蜩、鸪、斥鴳的渺小、短视给予批判。接下来，庄子又通过“知效一官”的世俗庸人和至人、神人、圣人的对比，凸现出大鹏逍遥游故事的象征意义，他鄙视世俗、追求个性解放的观点这时已完全呈露出来。

“尧让天下于许由”的故事，发挥的是“圣人无名”的观点。尧在儒家典籍中是贤德君王的象征，但在庄子这里却成为被嘲弄的对象，是世俗庸人的一种。与之相比，许由则是超脱世俗羁绊的理想人物，天下对他来说一钱不值，他不需要天下，他轻视世俗的“名”，自由自在的个体独立才是他追求的目标。

“藐姑射之山神人”一段，阐发的是“神人无功”的主题。姑射之山的神人肌肤如冰雪般洁白，吸风饮露，乘云驾龙，遨游四海……其个性的高洁与超凡脱俗，令人顿生思慕之心。“宋人资章甫而适越”故事，要说明的是对世俗功利观的否定。

庄子与惠子论辩的两则寓言故事，表明庄子向往的是以无用为大用，以无何有之乡为逍遥游的理想境界，从而再一次点出了超凡脱俗、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主题。

在结构上，本篇散文也很有特色，即各段之间既是有机的一个整体，又可各自独立成篇。段与段之间，虽然在语句上彼此没有任何联系，完全各自独立，但在思想上，各段则是紧密相关的一个有机体，贯通全篇的是鄙视凡俗，追求自由的思想主线，而无己、无功、无名则是其具体体现。

《逍遥游》篇是庄子作品的代表之作，它不仅体现了庄子的主要思想，而且也是庄子散文艺术成就的一个标杆，具有神奇迷人的浪漫色彩。

庄子散文艺术特点之一是想象的丰富和构思的奇特。在作品中，他凭空想象出了不知其几千里也的大鹏鸟，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的大树，他的想象，可以从往古到今

朝，从北海到南极，从地上到天空，从万物到人自身……可谓无所不包，奇想无穷。

另外，庄子散文用喻的巧妙、象征的深刻、夸张的大胆、对比的鲜明……均为人所熟知，相信读者仔细玩味原文，自会得其无穷趣味。

齐物论

一

南郭子綦隐几而坐，仰天而嘘，答焉似丧其耦。颜成子游立侍乎前，曰：“何居乎？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今之隐几者，非昔之隐几者也。”

子綦曰：“偃，不亦善乎，而问之也。今者吾丧我，汝知之乎？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，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！”

子游曰：“敢问其方。”

子綦曰：“夫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。是唯无作，作则万窍怒呿。而独不闻之蓼蓼乎？山林之畏佳，大木百围之窍穴，似鼻、似口、似耳、似枅、似圈、似臼，似洼者，似污者。激者，謦者，叱者，吸者，叫者，譟者，突者，咬者，前者唱于，而随者唱喁，泠风则小和，飘风则大和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。而独不见之调调，之刁刁乎？”

子游曰：“地籁则众窍是已，人籁则比竹是已，敢问天籁。”

子綦曰：“夫吹万不同，而使其自己也，咸其自